



專輯

山

水

花

蓮

高空攝影 陳敏明



東縱谷砂石紛陳，這樣的地貌，一旦遇到風從北方灌入縱谷，沙塵瞬間飛揚，彌漫天空。這種情形，尤其在河流交會，砂石遍布的地域更為明顯。秀姑巒溪、拉庫拉庫溪交會的地方，砂石特別多，風一吹來塵土飛揚，天空幾乎遮蔽，早期阿美族看到這種景象，即以「璞石閣」名之。

十九世紀中葉陸續有更多漢人遷入，他們也延用阿美族語「璞石閣」稱呼這個城鎮，直到日本人到臨，才改名為玉里。

相對於一些靠山的族群，阿美族則住在縱谷近水的地方。早在十九世紀平埔族人、漢人未遷入之前，花東縱谷主要居住著阿美族人，過著漁撈、狩獵粗放農耕的日子。他們喜歡在居家周邊種「巴吉魯」（麵包樹），孩子們到河邊玩水時，還會在口袋裝樹豆的種子，做為零食。樹豆是阿美族喜歡吃



吹口琴之泰雅族婦女。

再拜訪玉里以南，居住在富里鄉的平埔族人。這裡的平埔族人，大都是十九世紀從南部老濃溪一帶遷移過來的。他們剛搬來時，先住在台東卑南族的村落一帶，後來遭受卑南族的排擠，就搬到玉里鎮的長良。長良位在秀姑巒溪的西岸，是布農族和阿美族的交界地，兩族人互不侵犯，留下了一片草地。平埔族人搬來，先和住在山上的布農族交好而安居下來。後來人口多了，有些人搬到秀姑巒溪對岸的大庄（現在的富里鄉東里村），並擴及富里、玉里一帶。平

●公廨的平埔族

的食物之一，他們稱為「馬太鞍」，也用它做地名，現今光復鄉早期就叫「馬太鞍」。傳統阿美族人還喜歡和波濤洶湧的河水搏鬥，他們乘坐刺竹編成的竹筏，在河中穿行，絲毫不會因為河水的穩定而卻步。

山水花蓮 族群與 花蓮地理的聯想

（攝影●林枝旺）

文·攝影——陳健一



溪畔，可以看到一株百年苦楝樹，這裡是布農族的生活空間。傳統布農族在清水溪上游的中央山脈過著打獵的生活，大舉搬到清水溪畔，是一九三三年，布農族人被日本人打敗之後。這棵樹見證了那段族群爭逐的苦難歲

……這樣的故事，再和布農族狩獵文化的禁忌連接，並且和布農族生活空間中的苦楝枝叢的紅嘴黑鴨呼應，一種布農族深沈族群生命兀自被喚起來了……。

●阿美族與璞石閣

循著清水溪往下游，再接拉庫拉庫溪，往秀姑巒溪奔瀉……，就在秀姑巒溪與拉庫拉庫溪交會的地方，也就是現在的玉里一帶，早期是河流交會的卵石地，現在則是花東縱谷的大城鎮。

「璞石閣」是阿美族取的地名，意思是砂石很多。若再縱深形成此一地名的空間記憶，地名所在的地方，是秀姑巒溪及拉庫拉庫溪兩溪交會的位置，這樣的地理和花東縱谷的河川環境類似，即縱谷河川許多是發源自中央山脈二、三千公尺高山。流到縱谷時，高低落差大，河水橫流，河水帶來的卵石、沙子四處佈展，造成花

苦楝樹以燦爛花姿四處展放。這樣的景致該是花蓮地景的重要表徵。

會刻意提醒苦楝樹的花東印象，主要是具備深厚漢人傳統的地域，苦楝樹較為稀少，且樹齡普遍不高。因為漢人不喜歡苦楝樹，總覺得苦楝樹帶著「苦」字，不吉利，不喜歡在家屋附近種苦楝樹，甚至砍掉苦楝樹，這也是為什麼台灣許多地方，很少看到百年的苦楝樹。

這樣的理解，再比對花蓮到處可見的苦楝樹，想提醒的是，漢人傳統生活與價值涉入花蓮不深，這裡除了漢人，還有噶瑪蘭人、西拉雅人、布農族人、阿美族人及泰雅人。這些族群並沒有漢人對苦楝樹禁忌，因此，花蓮縱谷生活空間，盤踞許多苦楝樹，甚至縱容之長成百年巨木。

●苦楝樹與布農族

進入秀姑巒溪支流的清水

*《來信分享》 體會台灣之戀



(攝影●林校旺)

*認識《源》，對於台灣福爾摩沙更加珍愛，多用心去瞭解，才知道原來身邊，有這麼美麗和感動。

——周秀玟 (高雄市)

*對於一份贈閱的雜誌，如此用心，我除了感激之外，更有著太多太多的欽佩。

——林碧雲 (台北市)

*山與森林製造豐沛水源，水源養育我世世代代，請貴單位應多報導山岳與森林相關的信息，讓我們共同為環境付出一點心力。

——會長興 (台北市)

*經濟奇蹟靠電力，用電如飲水不可不思「源」。

——王克海 (苗栗·三義)

*生長於斯、愛這片土地，了解大地的愛，知道在邊緣上有很多英雄默默為這家園貢獻。《源》就扮演了這橋樑的角色更令人敬佩，以及各編輯們之用心，孰為各雜誌之牛耳。

——巧兒園 (台南市)

*《源》是一本超高水準的雜誌，透過它，加深了我對台電很多正面的認識，我認為我們應將台電員工視為直接荷槍捍衛國家之鬥士一樣，因為他們對國家經濟發展、貢獻了不可磨滅的功績。

——王鳳翎 (台中·潭子)

*電力開發多元化就像《源》雜誌所展現的多元性的豐富的面貌，前瞻又有活力。

——呂照鴻 (苗栗·竹南)

*《源》讓我體會台灣之戀，更感謝台電對本土文化的關懷。

——王豐明 (花蓮·吉安)

埔族人初來的時候，也帶來他們的神明阿立祖，這種神明供奉一只瓶子，並且擺在屋子的牆角，聚落裡還搭蓋公廨，供住戶祭拜。現在，我們仍可以在富里的東里村，看到外表類似土地公廟的公廨。

●太魯閣族抗日遺緒

循著縱谷往北走，在壽豐鄉境遭遇到一條從山裡流洩下來的大河——木瓜溪，這條溪上游住有「木瓜番」之稱的「太魯閣族」。日據時期，這些驍勇善戰的原住民和日本人進行無數次的戰役，造成慘烈的傷亡，而在戰敗後紛紛被遷至接近平地的山下住。沿木瓜溪往上游走，就在「榕樹」地方，路邊可以看到日人為了圍剿「木瓜番」在開路時死傷者的殉職石。更往裡走，即是太魯閣族人的生活空間，這裡藏有許多山和人合奏的生命心事，也背負著早期抗日



▲花東縱谷的山川合奏著原住民及漢人活絡的生活文化風景。
▶布農族狩獵文化與紅嘴黑鴨傳說展現花蓮原住民豐富的文化內涵。

遺緒下的悲情記憶。

●族群爭逐

更試著尋找，花蓮地區的族群爭逐戰場。就在掃叭台地上，我們尋到一兩個大石柱。石柱的身世已不可考，卻藏有阿美族和布農族征戰的故事。其中，有布農族婦女被俘擄，逃離時在此一石柱留下標記的傳說。

十九世紀中葉以後，漢人陸續來到花蓮，和在地阿美族、平埔族人經常發生衝突。其中，現在花蓮市火車站後面的十六股，即是早期重要的戰場。彼時，漢人為防止周邊阿美族、噶瑪蘭族（當時稱加禮宛人）的進犯，用刺竹圍成城牆，但是此間仍有衝突的事實發生，甚至有一次，城外的加禮宛人，用風箏攻擊城裡的漢人。他們在風箏上點火，升空飄到城裡面，然後用刀子把風箏線割斷，風箏伴著燃

燒的火一起墜入城裡的草厝，引起大火……。

除此，富里南部的有應公廟（陳協台廟），更指向一段死傷慘重的戰役。光緒十四年（一八八八），住在富里的客家人，不滿當時清朝政府的稅吏嚴苛無情，聯合阿美族、平埔族起來抵抗稅吏，戰事一發不可收拾，延續好幾個月，死傷無數……。

凡此，我們看花蓮地區族群衝突、爭逐的世代。這些

事件在歷經數十載的時間輪軸轉折後，大部份住民已記憶模糊，難得提及。

●日本的移民村

日據時代，該是花蓮地區族群衝擊最大的時代。日人挾優勢的武器，若干年間，剿平所有族群的勢力，乃積極規畫花蓮空間，並鼓勵住在內地的日本人前來花蓮定居。現在的花蓮市區，於日據時代曾經住有百分之四十九的日本人，可見日本人在

花蓮空間的活絡狀態。日本人還在現在的吉安、壽豐、鳳林興築移民村，大量引進日本移民入據花蓮，同時並且提供種菸草的技術。屋頂凸出檜木製成的木屋「太子樓」，一幢幢在花東縱谷升起，每年二月，菸葉收成的時節，一陣陣薰烤菸葉的香味漸向四周擴散，形成另一種新的族群生活氛圍……。

時序轉進九〇年代，花蓮的族群關係已自早期的排斥、擠壓、宰制到相互坦白、融合的階段，族群大規模爭執已不復見，即使是以族群自主為訴求的爭執，也已不多見。但是，不可否認的，相對於漢人的強勢，其他族群在文化、經濟等仍無法被平等對待，藏在族群深沈的價值印烙中，仍橫梗族群「階級」的標記，影響彼此和諧共處。這些，都是這一代人要努力的課題！